

THE AUTHOR'S NOTE TO THE THIRD EDITION



图书馆

典对照精编本  世界文学名著

格兰特船长的女儿

The Children of Grant [法]儒勒·凡尔纳

YuanDianDuiZhaoJingBianBen

吉林摄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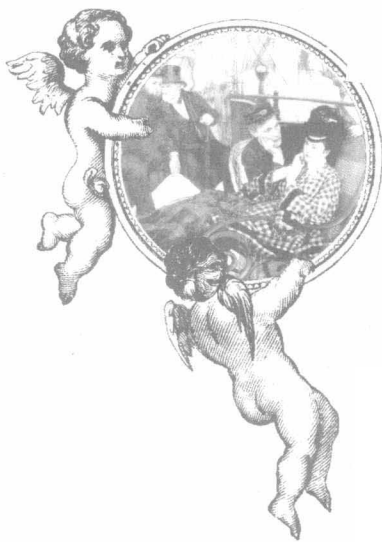
原典对照精编本  世界文学名著

格兰特船长的女儿

The Children of Grant

THE AUTHOR'S NOTE
TO THE EXCELLENT EDITION

[法] 儒勒·凡尔纳



YuanDianDuiZhaoJingBianBen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李治文编著,一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1
ISBN 7-80606-574-1

I. 世... II. 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儿童读物 IV. I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5623 号

世界文学名著

——格兰特船长的女儿

译者:李治文

责任编辑:陈亚南

出版: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印刷:廊坊京华万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印张:14

字数:656 千字

版次:2003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书号:ISBN 7-80606-574-1/I·34

定价:238.00(套)

目 录

第 一 章	鲨鱼肚中的秘密	(1)
第 二 章	格里那凡爵士的一家	(13)
第 三 章	‘邓肯号’的启航	(22)
第 四 章	神秘的客人	(31)
第 五 章	小罗伯尔	(41)
第 六 章	南纬 37°	(48)
第 七 章	智利之旅	(55)
第 八 章	横穿智利	(60)
第 九 章	地震	(66)
第 十 章	小罗伯尔的失踪	(73)
第 十 一 章	巴加内尔的西班牙语	(79)
第 十 二 章	科罗拉多河	(85)
第 十 三 章	潘帕斯草原	(93)
第 十 四 章	盐湖边的打猎	(101)
第 十 五 章	遭遇红狼	(108)
第 十 六 章	走向坦狄尔	(117)
第 十 七 章	独立堡	(123)
第 十 八 章	洪水泛滥	(130)
第 十 九 章	栖生树上	(138)
第 二 十 章	大西洋的离别	(152)
第 二 十 一 章	返回邓肯号	(165)
第 二 十 二 章	重踏征途	(173)
第 二 十 三 章	失踪范围	(186)

第二十四章	惊人的声音	(200)
第二十五章	神秘的船员	(207)
第二十六章	向澳大利亚进发	(214)
第二十七章	神奇的陆地	(224)
第二十八章	火车的遭遇	(235)
第二十九章	产黄金的地方	(248)
第三十章	奇怪的土人	(260)
第三十一章	悠扬的琴声	(268)
第三十二章	内奸	(282)
第三十三章	原形毕露	(289)
第三十四章	强渡斯诺威河	(304)
第三十五章	‘麦加利’号	(311)
第三十六章	吃人海岸	(316)
第三十七章	麦加利号遭遇暗礁	(322)
第三十八章	临时水手	(328)
第三十九章	新西兰的土人	(335)
第四十章	步行到达隈卡陀	(345)
第四十一章	毛利人之江	(350)
第四十二章	‘道波湖’的奇观	(357)
第四十三章	酋长的丧礼	(365)
第四十四章	生死关头	(372)
第四十五章	禁山	(380)
第四十六章	火山爆发	(390)
第四十七章	逃亡海滨	(397)
第四十八章	重逢邓背号	(405)
第四十九章	审讯	(412)
第五十章	和艾尔通谈判	(418)
第五十一章	玛丽亚泰勒萨岛的重逢	(426)
第五十二章	达抱岛	(434)
结 局	返航	(442)

第一章 鲨鱼肚中的秘密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确切的说是在 1864 年 7 月 26 日的一个冬日。

天气非常的恶劣，刺骨的东北风呼呼地吼叫，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海峡间，一艘非常豪华的游船，使足了马力，在海面上飞快的航行。

在船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着英国的国旗，在蓝旗上可以醒目的看到两个巨大的“E.G.”，这两个字是用金线绣出来的，非常的好看。什么意思呢？“E.G.”是这只船主人的名字的缩写，即：爱德华·格里那凡，他可是个很伟大的航海家呀。字的上面还有个公爵的标记。

他的这艘船命名为“邓肯号”，是格里那凡爵士的私有游轮。他不仅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而且还是驰名英国上下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此时，格里那凡爵士正和他的夫人海伦，以及他的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在船上谈笑风生的聊天。

“邓肯号”是刚刚建造完成的，耗时长达半年多的时间才完工。所以，现在是它试航的阶段，它最近刚到克莱德湾外风海的地方试航，现在已经在去往格拉斯哥的路上。当快到阿兰岛的时候，了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说：“有一条大鱼一直跟在船的尾部，随游船前进。”船长约翰·孟格尔立即叫人把这事告诉格里那凡爵士。爵士带着少校来到船尾楼顶上，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啊！快来看呀，爵士，”船长回答说。

“我敢肯定那是一条很大的鲨鱼。”

“难道这里也有鲨鱼吗？”爵士惊奇地问道。

“阁下，当然有了。”船长又说，“有一种叫‘天秤鱼’鲨鱼，它的头像天秤，因此而得名。它可以在任何温度海洋里生活，所以它在很多

的海域中都会出现。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一条‘天秤鱼’，如果阁下和夫人想看一看捕鲨的过程，那我们会以这条鲨鱼为实验，给你们演示一下。”船长显得很兴奋的说道。

“而且，这种鲨鱼非常的凶恶，对经过的船只常常攻击，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害。”船长又说，“因此，它们是一群‘害虫’。所以我们一见到这种鲨鱼，我们都会去捕杀它们，这样不但很刺激，而且又为人类作了一件好事。”

“那么，你就去做吧！”爵士说。

爵士和海伦夫人坐在尾楼顶上，一起兴致勃勃观赏这惊心动魄的场面。

这时，海水非常的清澈，清楚明朗，可以清楚的看到那条鲨鱼在海面上自由而快速的游来游去。它一会沉入海里，一会飞跃水里，矫健勇猛的尾随着大船。

孟格尔船长发号着命令。水手们把一条碗口粗的绳子从右舷栏上扔到海里，绳子的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块腊肉。鲨鱼虽然距离大船还有五十米的距离，但它的味觉非常的灵敏，一下就闻到那块送给它解馋的诱饵了。

它迅速地逼近游船。鲨鱼的头很宽，像一个大的秤砣，翻身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两腮显出四排白牙，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打着波浪，沿着笔直的一条路线前进。格尔船长没有看错，它果然是鲨鱼中最贪吃的一种，“天秤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和水手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一会儿那家伙就游到钩边来了，它翻了一个跟头，以便更容易的吞食，那么大的一块香饵刚到它粗大的喉咙里，不一会儿就失去了踪影。它被钩上了，拖着缆索猛烈地摇动。水手旋转帆架末端的辘轳，把那怪物从水里吊了上来。

水手看鲨鱼挣扎的非常厉害，又拿了一根绳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叫它动弹不得。不一会儿，它就从舷栏上被吊上船来，摔到甲板上。

这时，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狠命一斧头把它那可怕的尾巴砍断了。

至此，钓鱼的一幕终于结束了。水手们的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任何船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在肚子里仔细找一下，

水手们知道鲨鱼是什么都吃的，希望在它的肚子里找到点意外的收获，这种希望并不会总是落空的。

海伦夫人不愿参加这污秽的场面，就回尾楼去了，鲨鱼还在甲板上喘着粗气，它足足有三米多长，体重六百多斤。这样的长度和重量一点也不稀奇，不过，天秤鱼虽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但至少也算是最凶猛的一种。

不一会儿，水手们用大斧头剖开了大鲨鱼的肚子，只见吊它的鱼钩直吞到肚子里，但肚子却还是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很久没吃东西了。水手们没精打采地正要把那残骸扔下海，这时，水手长的注意力被一件东西给吸引住了，在鲨鱼的肚脏里，有个粗糙的东西。

“那是什么呀？”他叫了起来。

“哦，不知道呀？”一个水手回答说。

“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为了平衡身体的。”

“去你的吧！”另一个水手说。

“那明明是个连环弹，打进了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别胡说，”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道。

“你们没看见这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怎么！”爵士也叫起来了。

“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真是瓶子，”水手长回答。

“不过，很明显，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肯定是个瓶子。”爵士又说，

“你把那瓶子取出来，仔细看看，我想瓶子里常常会装着重要文件的。”

“你真的认为会有吗？”少校问。

“至少发生过这样类似的事情呀。”

“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看法，”麦克那布斯少校回答，

“也许那瓶子里有个秘密呢。”

“先拿出来吧，一会儿我们就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了。”格里那凡爵士说，

“怎么样，奥斯丁？”

“遵命。”大副回答，于是小心的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不成样儿的東西。

“好，”爵士说，“叫人把那个东西洗干净，拿到尾楼里来。”

奥斯丁他把这个离奇的瓶子洗了干净送到方厅里，放在桌子上，爵士、少校、船长都围着桌子坐下，一般说，女人对新鲜的事情都非常的好奇。海伦夫人也围了上来。

这时，大家一声不响，一言不发地望着这只玻璃瓶子。都在猜测，这里面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一个航行者闲着无聊写了一封求救信丢到海浪里闹着玩的呢？

为了知道真相，爵士亲自着手检查那个瓶子。他十分小心，爵士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一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往往会发现重要的线索。

那是一个类似装酒的瓶子。它有个细颈子，口部很坚实，还缠了一节生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会破裂，一看就是法国香槟省制造的。卖酒商人常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子，椅档子敲断了，瓶子仍然安然无恙。

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够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而还能完整无损，可见它是多么的结实啊。

“是克里各酒厂的瓶子。”少校随便讲了一句。

“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

“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是哪家酒厂出的，有什么用处呢？你能猜出这只瓶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亲爱的海伦，”爵士说，

“我先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来的。你看，瓶外面粘附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在海水冲刷下，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

“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的一层杂质，说明它已经漂流了很长时间了。”

“究竟它从哪里来的呢？”海伦夫人问。

“你不要着急嘛，研究这瓶子要耐心点。除非我完全推测错了，不然我们所提的问题，瓶子本身是会给我们答复的。”

格里那凡爵士一面说着，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

不一会儿，瓶塞子露出来了，但是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

“可怕啊！即使瓶里有文件，一定也保存得不好了。”爵士说。

“恐怕是吧。”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想法，”爵士又说，

“你看，瓶口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不久就要沉下去，幸亏鲨鱼吞了下去，我们才可以得到它。”

“那是肯定的。”孟格尔船长回答。“但是，如果我们是 在大海里捞起它，就可以得到重要的经纬度。到时候，我们研究一下气流和海流的方向，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程；现在它是在鲨鱼的肚中找到的，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我们看看再说吧。”爵士回答。

于是，他十分仔细地拨开瓶塞子，一股咸味扑鼻而来。

“怎么样？”海伦夫人急躁地问。

“我没有猜错！里面果然有文件！”爵士说。

“文件呀！是什么文件呀！”海伦夫人叫了起来。

“不过，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文件都沾在瓶上了，拿不出来。”爵士回答说

“把瓶子打破吧。”少校说。

“我倒想不要把瓶子搞破。”爵士反驳说。

“我也希望如此。”少校跟着转了话。

“不打破瓶子是最好。”海伦夫人说，“但是瓶里的东西比瓶子更重要呀，只好牺牲瓶子了。”

“只要把瓶颈子敲碎就可以拿出文件了，爵士。”船长说。

“就这样做吧！”夫人叫道。

格里那凡爵士虽然舍不得，但也只好下决心把宝贵的瓶子的颈子敲断，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瓶子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样，非用铁锤不可。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他们看见几块纸沾在一起。爵士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

这几块纸头，由于海水的浸蚀，字迹都变得模糊不清了，连一个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句子的字迹。爵士仔细地看了半个钟头，颠来倒去地看着，一会儿又拿到阳光下照照，海水没有侵蚀掉的字迹，最细微的一笔一划他都观察到了，然后，对一旁等得不

耐烦的朋友们说道：

“这里有三封不同的信件，很可能只是一个文件，不过是用三种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一份是德文。

从没有蚀掉的那几个字看来，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呢？”海伦夫人问。“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也许三个文件上的字可以互相补充吧？”少校说。“应该是可以的，”船长回答，“因为海水决不能把三个文件上同一行上的字一个个都浸蚀掉，我们把这些残字断句凑全起来，总可以有一个看得懂的意思。”

“我们正是要这样做，”爵士说，“不过，要一步一步来，先看这英文的。”

62 Bir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从这些字来看，并不能看出什么意思来呀，”少校带着失望的表情说。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那些字总是英文呀。”“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爵士说，“sink(沉没)，a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字都是很完整的，skipp很显然就是 skiper(船长)，这里说的是一位名叫 Gr 的，根据我的推测，应该是一名船长的名字，一名遇难的海船的船长。”

“monk 和 ssistance 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明显。monit 应该是 monition(文件)，ssistance(援救)。”门格尔船长说。

“这样一看，也就很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只可惜一点，”少校说，有些整行的字都缺了，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会找到的，”爵士说。

“肯定会有线索的，”少校又说，他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
“但是怎么去找呢？”

“我们把三个文件彼此互相补足就会找到了。”

“我们就这样来找吧！”夫人又叫起来。

第二张纸比第一张损坏得更厉害，只剩下几个这样不相连的字：

7 juni GLas
Zn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船长一眼看到就说。

“你懂德文吧，孟格尔？”爵士问船长。

“爵士，我懂。”

“那你讲讲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那文件，说道：

“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Juni 就是 6 月 7 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文件上的 62 凑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推测‘1862 年 6 月 7 日’这样一个完整的日期了，这应该是出事的时间。”

“没错儿！”海伦夫人叫道，“再接下去！”

“同一行，还有 Glas 这个字，把第一个文件上的 gow 和它凑起来，就是 Glasgow(格拉斯哥)一词，显然是格拉斯哥港的一条船。”

“我想也是呀。”少校附和着说。

“文件上第二行全没有了。”孟格尔又说，“但我看出第三行两个重要的字：zwei 的意思就是‘两个’，atrosen 应该是 matrosen，意思就是‘水手’”。

“那就是说一个船长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很可能就是这样。”爵士回答。

“下面 graus 这一字很使我为难，”船长接着说，

“我不知道怎样解释。也许第三个文件可以使我们懂这个字。至于最后两个字，不难解释：bringtit、ihnen 的意思就是‘希望给予，得到’，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文件第六行上的那个英文字凑上去，我是说

把‘援救’这字接上去，就凑成‘希望援救’，这再明显不过啦。”

“是啊！希望得到援救！”爵士说，

“但是那几个不幸的人在什么地方呢？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地点一点线索还没有呀！出事地点我们丝毫也不知道！”

“我们真希望法文文件能说得更明白点。”海伦夫人说。

“我们再看看法文文件吧，我们大家都懂法文，研究也就容易多了。”爵士说。

第三个文件这样写着：

troi ats tanma
gonie austral
abor
comtin prcruel indi
jete ongit
et37°11, lat

“这里有数字，”海伦夫人大声叫道，

“看啊！你们快看！”

“我们还是从头到尾来研究一下吧，”格里那凡爵士说，

“我先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字一个一个提出来。头几个字我就看出是个‘三桅船’，把英法文两个文件凑起来，船名是完整的，叫做‘不列颠尼亚’。第二行后面的两个字 goine 和 austral，只有后面一个字有意义，大家都晓得这是‘南半球’。”

“这样终于可以看出一定眉目了，”孟格尔回答，“那只船是在南半球失事的。”

“还很不清楚。”少校说。

爵士说：“让我再接着讲下去，abor 这个字应该是 aborAder，也就是‘到达’的意思。那几个不幸的人到达一个什么地方了。contin 是不是 contineht(大陆)呢？这 crue！……”

“cruel 正好就是德文 graus……grausam 这个字啊！也就是‘野蛮的’的意思呀！”

“再看下去！”爵士说，他看见那些残缺不全的字逐渐有了意思，他的兴趣也就自然而然地跟着提高了。

“indi 是不是就是 inde, ‘印度’ 这个字呢? 那些海员被风浪打到印度去了吗? 还有 ongit 这个字, 一定就是 Longitude(经度)下面说的是纬度: 37 度 11 分, 好了! 我们有了正确的揭示了!”

“但是经度还是不晓得呀!” 少校说。

“我们不可能得到那么详细的信息呀, 亲爱的少校!” 爵士回答说,

“有正确的纬度已是很好的了。这张法文文件是三份文件中完整的一份。而这三份文件又很显然是彼此的译文, 并且是逐字直译出来的, 因为三张纸上的行数都是一样, 因此, 我们现在应当把三件并成一件, 用一种文字译出来, 然后再研究出它们最可能、最合理、最明白的意思。”

“你是拿法文、英文, 还是德文来译呢?” 少校问。

“法文吧, 既然有意思的字都是由法文保留下来的。”

“您说得对, 法文我们大家都懂。” 孟格尔说。

“我现在来把这文件写出来, 把残字断句凑拢起来, 字句之间的空白还照样保留着, 把没有疑问的字句补充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这样就可以对照出来。”

爵士立刻拿起一支笔, 过了一会儿, 他就把一张纸递给大家, 纸上这样写着:

1862 年 6 月 7 日 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 格拉斯哥

sombre gonie austral

沉没 戈尼亚 南半球

à terre deux matelots

登陆 两名水手

capitaine Grabor

船长 格 到达

contin pr cruel indi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 印第

jeté ce document delongitude

投 此 文件 经度

et 37° 11 Bdelatitude portez - leur secours

37 度 11 分 纬度 乞求 援救

perdu
死去

这时，一个水手来报告船长说：邓肯号已进入克莱德湾，请船长发命令。

“您的意思怎么样？爵士”孟格尔转过脸去问格里那凡爵士。

“先开到丹巴顿，让海伦夫人回玛考姆府，然后我到伦敦去把这文件送给海军部。”

船长就照这意思下命令，那水手把这命令传达给大副去了。“朋友们，”爵士说，“现在我们继续来研究。我们找到了一条大商船失事的线索了。好几个人的性命就靠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因此，我们要绞尽脑汁来猜出这个谜。”

“我们都准备这样做，亲爱的。”海伦夫人说。

爵士接着说，“我们要把这文件的内容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来处理：一、已经知道的部分；二、可以猜到的部分；三、尚未知道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1862年6月7日格拉斯哥港的一只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两个水手和船长将这个文件在纬度三十七度十一分的地方丢下海里，请求救援。”

“是的。”少校说。

“我们还能够猜到什么呢？也许是：那只船失事地点是在南半球海面上，这里我要立刻引起你们对‘gonie’这个字的注意。这个字不是指一个地名吗？它是不是一个地名名字的一部分呢？”

“难道是 patagonie 吗？”海伦夫人叫道。

“巴塔戈尼亚？”

“巴塔戈尼亚是不是在南纬三十七度线上呢？”少校问。

“这个可以得到证实。”孟格尔一面打开南美地图，一面回答。

“正是这样！巴塔戈尼亚被南纬三十七度线穿过。南纬三十七度线先横截阿罗加尼亚，然后沿巴塔戈尼亚北部穿过草原，进入大西洋。”

“好！我们继续推测下去。abor 就是 aborder(到达)。两个水手和船长到达什么地方呢？oontin……就是 continent(大陆)。你们注意，是‘大陆’不是海岛。他们到达大陆后怎么样呢？有个象神签一般的字‘pr’说明他们的命运。这个字是说明那几个不幸者是‘被俘’

(pris)了或者‘prisonners’)被俘虏了。被谁俘虏去了呢？被野蛮的印第安人,(cruAelsindiens)俘虏去了。我这样解释,你们信服吗？空白里的字不是就一个个地自动跳出来了吗？你们不觉得文件的意义是很明显了吗？你们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爵士说得非常干脆,眼光里充满着信心。他的全部热情都灌注到大家的心里去了。他们都和他一样叫道：“没错,就是这样了。”

爵士过了一会,又说：

“朋友们,所有这些假定,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可信的。我认为事情出在巴塔戈尼亚海岸附近。而且,我就要叫人在格拉斯哥港打听一下不列颠尼亚号当初开出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然后我们就知道它是否有被迫驶到一带海面的可能。”

“啊！不用这样麻烦,我这里有全份商船日报,可以给我们正确的答案。”船长说。

“赶快拿出来查一查！”海伦夫人说。

孟格尔拿出一大捆 1862 年的报纸,开始很快地翻了翻。

他找的时间并不长,一会他就用满意的声调说：“1862 年 5 月 30 日,秘鲁！卡亚俄！满载,驶往格拉斯哥港,船名不列颠尼亚号,船长格兰特。”“格兰特！”爵士叫起来,“就是那位雄心壮志的苏格兰人,他曾想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新苏格兰呀！”

“是啊！就是他,在 1862 年乘不列颠尼亚号自格拉斯哥港出发,后来人们就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真的是无可置疑了。”爵士说,

“确实就是他。不列颠尼亚号 5 月 30 日离开卡亚俄,8 天后,6 月 7 日,就在巴塔戈尼亚海面出事了。它的全部历史都载在这些不能辨认的残余字迹里,你们该知道了吧,朋友们！我们推测到的事实已不少了。至于我们不知道的,现在只有一点：

就是经度的度数了。”

“既然地方的名称都知道了,经度知不知道就无所谓了。我只要知道纬度,就能保证一直航行到出事地点。”船长说。

“那么,我们不是全部都明白了吗？”海伦夫人说。

“全部都明白了,这文件上字与字之间的空白,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补充起来,仿佛格兰特船长亲口在讲,我要替他做笔录一样。”

爵士说着就立刻拿起笔,毫不迟疑地写下了所有记录:1862 年 6

月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在靠近巴塔戈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因急救上陆，两名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立即到达此大陆，将受俘于野蛮的印第安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纬‘37°11B处，乞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

“好！”海伦夫人说，

“如果那些不幸的人们能够重新回到祖国，那都全亏了你呀！”

“他们一定能够重新回到祖国。这文件说得太详细了。英国的政府决不会把它的孩子们就这样丢在那荒凉偏僻的海岸上而不去营救，决不会的。它过去曾经营救过航海家富兰克林和其他许多失事的船员，它今天也必然会营救不列颠尼亚号的遇难船员的！”

“这些不幸的人一定都有家庭，家里人一定都在因他们失踪而哭泣！也许这格兰特还有妻子和儿女！如果他回不来，他的家人会多么的悲伤呀！”

“说得对，我亲爱的夫人，我负责通知他们的家人，告诉他们并没有完全失望。现在，朋友们，我们回到楼顶上去，我们快要到港口了。”

“邓肯号”使足马力沿着比特岛的海岸航行，海司舍区和那座躺在肥沃山谷里的美丽的小城都已经落在右舷后面了；接着，它就驶进海湾狭窄的航道，在格里诺克城面前转了个弯，到了晚上六点钟，它就停泊在丹巴顿的那座雪花岩的脚下，岩顶上矗立着苏格兰解放战争领袖英雄华来士的雕像。

那里有一辆马车在等候着海伦夫人，准备把她和麦克那布斯少校一起送回玛考姆府。爵士和他的年轻夫人拥抱告别之后，就跳上了去格拉斯哥的快车。

在他动身前，他用电报把这个重要的启事送到了《泰晤士报》和《每晨纪事报》。启事内容如下：

“欲知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的消息者，请询问格里那凡爵士。地址：苏格兰，凡巴顿郡，吕斯村，玛考姆府。”